

# 莫维尼耶《空屋》中的情感疏离研究

李明娜 张若强 (通讯作者)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中国·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 在莫维尼耶 2025 年的长篇小说《空屋》中, 亲密关系里的疏离感构成全书的核心。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表达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疏离如何生成、怎样传递, 塑造了家庭内部的情感氛围。弗洛朗坦以蓄意的冷漠在婚姻内部制造疏离, 玛丽-艾内斯蒂娜则在母亲的重压下通过顺从将疏离内化为一种生存习惯, 而叙事者所面对的, 是一段被刻意沉默和被毁弃的照片所固化的代际疏离。疏离感在家庭中世代叠加, 最终作为一份沉默的遗产向下传递。叙事者的写作, 正是对这一沉默传递链有意识的正面抵抗。

**关键词:** 莫维尼耶; 《空屋》; 情感疏离; 亲密关系

## A Study on Emotional Alienation in Movenier's "Empty House"

Li Mingna, Zhang Ruoqi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ilin Changchun 130117

**Abstract:** In Movenier's 2025 novel "The Empty House", the sense of alienation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forms the core of the entire book. The way family members express their emotions largely determines how estrangement is generated and passed on, shaping the emotional atmosphere within the family. Florentine deliberately creates estrangement within the marriage with indifference, while Marie-Enestina internalizes the estrangement as a survival habit through obedience under her mother's heavy pressure. What the narrator confronts is an intergenerational estrangement solidified by a deliberately silent and ruined photo. The sense of estrangement accumulate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ithin a family and eventually passes down as a silent legacy. The narrator's writing is precisely a conscious and positive resistance to this silent transmission chain.

**Keywords:** Movenier; "Empty House"; Emotional estrangement; Intimate relationship

## 0 引言

莫维尼耶的小说《空屋》获得了 2025 年龚古尔文学奖。亲密关系中的疏离感是《空屋》的核心命题, 疏离的深浅程度取决于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表达的方式与意愿。弗洛朗坦深知妻子玛丽-克拉尔泰 (Marie-Clarté) 的痛苦, 却将这种知晓转化为蓄意的冷漠, 将婚姻内部变为一块不容旁人置喙的情感荒漠; 玛丽-艾内斯蒂娜对真实情感的渴望被母亲的恐吓叙事一再压制, 直至她以顺从的接受代替了内心的坚持, 将疏离内化为婚姻的底色; 叙事者则面对一位被家族以沉默和销毁的照片彻底抹去的祖母玛格丽特 (Marguerite), 那道隔在他与她之间的墙, 在他出生之前便已砌好。弗洛朗坦蓄意制造的冷漠建构了疏离, 使之以婚姻之名在家庭内部扎根; 玛丽-艾内斯蒂娜的顺从接受内化了疏离, 使之从外部强制转变为内在习惯; 叙事者在家族记忆的系统性销毁面前, 以写作这一孤独而坚决的姿态, 触碰到了沉默传递链的边界。在这三重关系中, 疏离感完成了从建构到内化、从内化到固化的完整积聚过程, 最终以沉默为介质, 成为这个家族跨越百年传递下去的隐形遗产。

## 1 蓄意的冷漠: 疏离感如何在婚姻中被建构

《空屋》对婚姻疏离最细腻的刻画, 集中在弗洛朗坦与妻子玛丽-克拉尔泰的关系上。弗洛朗坦对妻子的冷漠是一种自觉且持久的日常操持。他清楚妻子的处境, 理解她的痛苦, 却将这种理解转化为一种精密的折磨工具。他对女学生玛丽-艾内斯蒂娜所展露的温柔与微笑, 并非情感的自然流露, 而是具有明确计划的行为。他每天对那年轻姑娘微笑, 目的正是以此作为对妻子的蓄意羞辱。

玛丽-克拉尔泰的处境艰难。她目睹一切, 却无处申诉。当她试图向父母寻求支持时, 父亲将全部注意力沉溺于钟表机械之中, 母亲则被女婿的才华所迷惑, 甚至对女儿的疾病感到厌倦。她本可依赖的一切在最需要的时刻彻底失效, 她只能沉默地独自承受。弗洛朗坦在压制妻子的同时, 还构建了一套自我辩护的话语。他声称自己沉默无言、忍受一切, 将沉默装扮成道德优越感的证明, 却未能察觉那个自称沉默的人始终在言说, 而言说本身即证明了其所声称的沉默实为谎言。施害者将主动的情感压制美化为克制, 而把对方因孤立而产生的沉默曲解为对其自身软弱的承认。

弗洛朗坦后来在城中独居数日。在第十五章,作者写道:他坐在咖啡馆露台,购买小说,沿河散步,在公共花园小径上长时间踱步,“终于独自一人,并渴望这种状态能够永远持续”(il est seul, enfin seul, et il voudrait que cela dure toujours.)。婚姻本应提供情感庇护,却成为孤独的源头,而独处反而使他重新触及属于自己的自由。伊娃·伊卢兹(Eva Illouz)在《为什么爱让人受伤》中深入考察现代亲密关系时指出,现代社会的体制化与选择的丰裕并未带来情感的顺畅交融,反而将“情感脱钩与疏离”(emotional detachment)转变为一种现代人捍卫个体自主性与心理权力的防线。在充斥着海量选择的现代浪漫场域中,弗洛朗坦这种对权力的蓄意操持,展现为现代情感生活中最具隐蔽性的一种创伤。它不仅表现为大张旗鼓的决裂,更表现为一种冷淡而流于形式的共处,表现为一种“在情感层面上形同陌路,不给彼此推测对方思想与情绪的可能性”<sup>[1]</sup>。疏离被主动选择,被日常维系,并以婚姻之名存在。

《空屋》中疏离的建构并未止步于婚姻边界。弗洛朗坦与玛丽-克拉尔泰关系的核心,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蓄意压制,而这种压制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它发生于外部目光无法触及的家庭内部。当代法国社会的调查数据反复表明,家庭内部的情感孤立并非个案,而是一种跨越阶层、遍布城乡的普遍现象。这正是这段婚姻最令人不安之处,也是莫维尼耶将其置于小说叙事起点的缘由。疏离的建构并非始于家族的废墟,而是始于每一段婚姻中最平静的那些日常。

## 2 顺从的内化:疏离感如何在母女关系中成为习惯

玛丽-艾内斯蒂娜与其母亲之间的疏离,代表着这种压力在下一代人身上完成内化之后的样貌。小说中书写了玛丽-艾内斯蒂娜与母亲之间一场关于婚姻的长谈。母亲的说服逻辑建立在一套关于女性处境的恐吓叙事之上。她从“老姑娘”的前景谈起,论及没有男人的女人形同幽灵,继而断言那些被男人抛下的女人终将成为所有人目光中的猎物。母亲以一种司仪(maître de cérémonie)俯望天空等待答案的神态,将婚姻的必要性以恐吓的形式反复灌输。母亲的意图并非说服玛丽-艾内斯蒂娜爱上朱尔(Jules),而是说服她放弃对自身欲望的任何坚持。当女儿在母亲的一再施压下最终默认这段婚姻时,她回应的并非“我愿意”,而是她知道“他是个好人,这是真的”(C'est vrai qu'il est gentil)。那是一种以无可指摘为标准的最低限度认可,而非任何正向情感的流露。疏离在这个回答的瞬间,已经被种植进了这段婚姻的地基之中。

母亲在宏论的间隙,突然以一种“近乎蜜糖”的语气悄悄承认没有男人:“有时候,当然,一个人心想,不会更难多少……”(Parfois, bien sûr, on se dit qu'on ne serait pas beaucoup plus malheureuse.),而后又立即回缩,重新套上权威说教的外衣。母亲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婚姻是一场令她孤独的困局,她只是将这份孤独内化为女性命运的常态,并将这种内化后的认知传递给了女儿。法国社会学家伊雷娜·泰里(Irène Théry)在研究婚姻规范的历史演变与私密生活转型时指出,传统体制对女性角色的约束,往往不仅仅依靠明文的制度约束,更深层地依赖于底层社会网络对旧有秩序的默默承受。母亲向女儿传递的,并非规则本身,而是对规则的已然内化,是一种代际相传的“习俗教条”(le catéchisme des mœurs);正如泰里对这种由私人日常话语构建的隐蔽制度化压抑所作的精准概括:“形式上的多样性,往往掩盖了生活方式日趋标准化的现实”<sup>[2]</sup>。母亲无法给予女儿任何她自己从未拥有过的情感滋养,只能把自己对那套秩序的顺从以“母亲的教导”之名传递下去。施压者本人也是同一种疏离的受害者,只不过她的受害已经被时间驯化为理所当然。

玛丽-艾内斯蒂娜最终选择的应对方式,是一种情感意义上的双重居所。她进入婚姻,却并不将真实的自己带入其中。她的内心世界对弗洛朗坦难以言说的感情、对钢琴和音乐学院的渴望、对一种不同人生的想象全部被收入内心最深处那间锁着的房间,而她在婚姻中展示给外界的,只是顺从、安静和礼貌。她每晚在钢琴旁独处,音乐在她耳中的回响延续数小时,像一个秘密的声音,只为她一人演奏。那架钢琴成为她唯一未被疏离侵入的内心角落,是她与那个未能实现的自己之间仅剩的私人联结。她在婚姻之中,同时始终在婚姻之外。这种情感双重居所的生存方式,是疏离从外部强制完成内化之后最典型的存在形态。疏离不反抗,只是绕过。两个人在一段关系里共同生活,同时各自携带着一整套不与对方共享的内心世界。不是因为彼此厌恶,而是因为共享变得太难,退缩变得太容易。疏离感从外部施压到内部顺从,从顺从到习惯,从习惯到“正常”,每一步都悄无声息,每一步都发生在旁人目光无法触及的地方。这是疏离感在代际传递中完成的第一次质变。它从一种被施加的状态,变成了一种被接受的方式,并以此形态为进入下一代的生命做好了准备。

## 3 沉默的固化:疏离感如何经由代际秘密完成最终传递

《空屋》中最令人不安的疏离跨越了时间,在代际之间以沉默和秘密为介质完成传递,最终造就了叙事者与他

素未谋面的祖母玛格丽特之间的疏离。那是一种在对方死亡之前就已完成、甚至在叙事者出生之前就已布置好的疏离。

玛格丽特死于1954年,年仅四十一岁。在叙事者的整个童年,她从未在家族话语中以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出现。不是因为没有人记得她,而是因为她的记忆遭到了系统性的清除。相册里她的面孔或被剪出椭圆形的空洞,或被圆珠笔密密涂抹,每当叙事者问及她,得到的只是沉默。利科尔在《记忆、历史、遗忘》中指出,记忆最严重的病态并非遗忘本身,而是记忆被阻止、被操控与被强制征召(*mémoire empêchée, mémoire manipulée, mémoire abusivement commandée*)式地抹去,三种形态构成对记忆的系统性破坏。“一言以蔽之,记忆的实践即是它的使用;然而,使用本身就包含着滥用的可能。……正是通过滥用,记忆的求真意向才遭到了根本性的威胁。”<sup>[1]</sup>玛格丽特在家族记忆中所遭受的,正是这三种形态的叠加:她的哀悼被阻止,她的形象被道德化地歪曲,她的存在被以“仇恨般的专注”从物质层面彻底销毁。

家族的沉默不只遮蔽了玛格丽特的故事,更以精心制造的空洞将她的存在从后代的认知版图中永久抹去。然而销毁的痕迹恰恰证明了存在的顽固。叙事者注意到,那些照片上被剪出的椭圆并非偷偷完成的掩盖,而是一次公开宣示的消除。某人有意选择删除玛格丽特,如果说从照片上抹去一个人是将其杀死的话,那么更是宣示这一杀死行为,而非试图掩盖罪行的痕迹。这揭示了代际秘密传递中的一个深层悖论:越是彻底地摧毁一个记忆,留给后代的空洞就越大,而空洞的形状,永远是被摧毁之物的轮廓。

叙事者与祖母之间的疏离,因此具有一种独特的残酷性。他被剥夺的不只是一个可以认识的亲人,而是认识本身的可能性。那个空洞被如此精心地设计出来,以至于他甚至无法为那份缺失悲伤,因为他从未被允许知道失去了什么。然而疏离的固化并不意味着它的永久胜利。叙事者选择了写作。他不是以一种全知的权威姿态宣判家族真相,而是以一种坦诚承认自身限度的方式,试图重建那些被沉默删除的存在。当他重建曾祖父费尔曼的内心时,他忽然打断自己的叙述,坦承关于那些夜间焦虑,自己永远无法确认费尔曼是否经历过,自己所做的不过是假设、推测,不过是写小说而已。他不以确定性的幻象代替那些无法发言的人发言,而是以诚实的虚构为他们重建存在的可能。

写作因此在此承担了一种特殊的功能。它不是对疏离

的超越,而是对疏离的清醒认知,以及在这种认知之上对连接可能性的坚持。叙事者写下玛格丽特,写下玛丽-艾内斯蒂娜,写下父亲,并不能让他与他们发生他们在世时从未发生的情感相遇。但他的书写证明了一件事:沉默从来不是唯一的选项。那架被玛丽-艾内斯蒂娜合上盖子的钢琴,在她的家族中沉默了将近一个世纪,而叙事者在这部小说的结尾,轻轻地再次触碰了那些琴键。那不是和解,不是修复,而是在一个绵延了百年的沉默之后,一次轻柔的试探性的触碰。一切都证明接触是可能的,哪怕它来得如此之晚。

#### 4 结语

弗洛朗坦、玛丽-艾内斯蒂娜与叙事者在疏离感的积聚与传递中,分别承担了建构者、内化者与见证者的角色,共同构成了《空屋》中亲密关系疏离的完整图景。蓄意的冷漠使弗洛朗坦将婚姻变为情感操控的场所,玛丽-克拉尔泰在孤立无援中沉默承受,疏离在日常的平静之下悄然扎根。母亲以恐吓叙事向玛丽-艾内斯蒂娜传递了她自己早已内化的顺从,玛丽-艾内斯蒂娜以情感意义上的双重居所作为回应,疏离从外部强制转变为内在的生存习惯。家族以销毁照片和强制沉默的方式消除了玛格丽特的存在,叙事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认识的祖母,而是认识本身的不可能。疏离在这里达到了它最彻底的形态,它在对方死亡之前便已完成,在叙事者出生之前便已布置好。然而叙事者以写作对抗这一切,他坦承自己的局限,以诚实的虚构为那些被沉默删除的存在重建可能,在沉默的传递链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疏离感的建构、内化与固化是《空屋》所揭示的家族情感困境的三重面貌;而叙事者最后那次轻轻触碰钢琴琴键的姿态,则是莫维尼耶为这部关于沉默的小说所留下的唯一的、却也是最有分量的回应。

#### 参考文献:

- [1] ILLOUZ E. Why love hurts: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p.39.
- [2] THÉRY I. Le démariage: justice et vie privée[M]. Paris: Odile Jacob, 2001, p.7.
- [3] RICOEUR P. 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M].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0, p. 68.

作者简介:李明娜(2005.10-),女,汉族,河北邯郸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法语。

通讯作者:张若强(1980.01-),男,汉族,山东郓城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法国文学,翻译,区域国别。